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二八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宋

附考

史(八)

證

元

托克托等奉敕撰

清

林蒲封
齊召南等撰
楊開鼎

.....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舉人臣沈以顯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

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一百二十四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為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質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狗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吐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

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從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

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秉銳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上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教米樵

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上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

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上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間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

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鴿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四

迎飛移屯馬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皋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嚴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靜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塾為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五

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紫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過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願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坵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

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吐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十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柳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武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度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忠衆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首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下騎兵

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復授黃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歸萬人敵棄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

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拍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拍牛羣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

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解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

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闢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

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山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孺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軍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

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罷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十三

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

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救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十三

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大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募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

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節制河圯路首遣王貴等攻絳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令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十四

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駕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用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久長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十五

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瓚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瓚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瓚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粲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十六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瓚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瓚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十七

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惜相臣謀國

不減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偃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令飛馳援。飛遣張憲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六

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土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土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土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

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七

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貴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救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金吾副統軍粘罕索索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頗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

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弭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弭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庸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忙查千戶萬勇之屬皆密

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

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肅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收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

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叅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

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

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圯圖必

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

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襍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

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產鼂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儼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社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

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餘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

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倅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十五

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恚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十六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陽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擢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持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